

〈那些年，這些年〉

十八歲偷釀的晚霞，愛是深海的魚種
詩句在手機變形，抒情只是一條
繃斷的繩，緊縛失格的一日
以及死，我誠徵一種冷靜的方法學
在混沌之前，一如純粹的赤子
裸奔，騎著單車向街景飛去

——被封鎖的偏旁，從每一個損壞的
字裡獨立，頁碼是發音的入口
去你媽的雙關語彷彿聽覺的
泥淖，我們都感覺被諷刺
失去了變老的耐心

河堤邊的狗獨占遠方風景
乾涸的鐘聲揚起苦戀的嗓音
有些安靜的指標，以標準的站姿
請我們自治，單行道之後，仍有一些
潛意識的逆向，行駛在犯規的腦海
練習是否能在無人熟知的水域
把記憶的群眾拿來沉溺

——在搖擺的世界，我擁有最奢侈的目光
和雪，越來越瘦的筆畫依舊高傲
以拐杖向步道朝聖，再見
是治療恨的藥引，隱瞞早衰的
秘密，等下一個字修好
上一個字就會痊癒

惡夢是現實的骨刺，一轉身逃向邊界
沒有酒館、飯店，只有無垠的蟹樓
在醒轉的床沿成為離不開的陰影
我們哀悼著，不怎麼大張旗鼓
只是悄悄把說不清楚的菌種
隔絕在青春的宿舍，想起打開葉子
看向落日讀詩的那些年，我們都是俠
電鍋熬出的粥，怎麼分也都不夠

——當我把時間自你的命運移去
或許你會快樂些，我已不懂站立的
姿勢，要如何挺拔成一棵松樹
日光逃開密不透風的窗櫺
卻立刻被長椅禁錮，月色剛繞過一棵
老樹，老人蹲在惆悵的角落
抽一根廉價的煙

抒情是搖擺的愛欲，敘事裡的大義
變成酒杯的浮沫，午夜之後，踉蹌才能
證明活著，木板隔不住喘息的夜色
唯有孤獨可以戰勝想像的胸脯
低音是呻吟的進階版，斷續的雨聲
打醒午夜的潮濕，直到失明那時
纔得知：宇宙竟如此奧妙

——霧色在遠方的峰巒留言
我猜想那座山頭背後應是
日暖風和。這些年，我的晚景
逐漸抽象，白髮持續茁壯
肚臍依舊渾圓，曾被遺棄的足跡
已被山徑的荒草覆蓋

那些年，飢餓是冗贅的日常
我們常說虛無，卻盼望某位陌生
女子有如光明燈，帶我們
長大成人……